

# “铁木儿”小队

张成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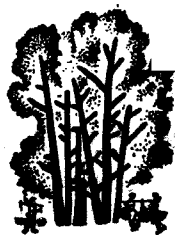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“铁木儿”小队

张成新

封面设计：陈玉先

插图：张红年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建国初期，上海某小学四年级的少先队员们，学习苏联优秀少先队员铁木儿的事迹，成立了“铁木儿小队”。他们在辅导员丁老师的引导下，热情地帮助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同学王贵春，使她有时间料理好家务，照顾好四个弟弟，同时搞好学习。王贵春的性格，也由原来胆小怕事变得开朗活泼，还勤勤恳恳为集体做了许多好事，被队员们选为中队委员。此后，她更加谦虚谨慎，乐于助人，就连原来欺负过她、嫉妒她的孩子，也被她的精神所感动，和大家一起前进了。

故事细致地描绘了师生之间、同学之间那种互相关怀和团结友爱的真挚感情，亲切感人。

### “铁木儿”小队

张成新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 1/32 2.5印张 34千字

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 定价0.18元



我这个“大朋友”有机会参加少先队的夏令营，真是莫大的幸运。

一天下午，我独自到太湖边上去散步。当我走到著名的鼋头渚的时候，只见上面坐着一位大约三十七八岁的女教师，望着千顷碧波，凝神默想，手里拿着一块洁白的手绢，在轻轻地擦拭一个半旧的铅笔盒。这时正涨潮，湖水冲击着岩石，时时舔着她的双脚，她仿佛全然不知。

我立刻认出，她就是和我住在同一个营房里的优秀辅导员王贵春老师。我看着她手里的铅笔盒，这是五十年代生产的那种铁皮铅笔盒，油漆显得黯淡，但盒盖上画着的一个在队旗下敬礼的少先队员是那么惹人注目！我曾听旁人说，王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童年时代，而且，对她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我暗暗计算她的年龄，啊，那不正是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不久，少先队历史上的那个辉煌灿烂的年代吗？我想，这个平常的铅笔盒也许有着一段不平常的故

事……

“王老师，”我招呼着坐到她身边，指着铅笔盒问，“这是你的？”

“嗯，”她有礼貌地朝我欠了欠身子。

“这铅笔盒好象是你小时候的吧？”

她若有所思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，这个铅笔盒是我小时候用的，我珍藏了整整二十五年！我一看到它，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时代，那是一个多么有意思，多么难忘的时代呵……”

她凝视着层层金波，缓缓地富有感情地叙述起来……

—

我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。妈妈死得早，留下五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下边是四个挨个儿的弟弟。爸爸在一家小杂货铺当店员，有心绞痛病，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。和我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，可是我还在家里，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事。

上海解放了，我才进“儿童晚班”读书。当时，爸爸一个人挣钱，抚养我们五个孩子，真困难啊。我上学连书包也没有，铅笔盒是我自己用花布头缝的一个布袋

袋。那个布袋袋我一直用了好几年。

过了两年，我考取了一所公立小学。一到正规的班级，我的年龄最大，个子也最高，站起来整整比其他同学高一头，象个“大姐姐”。老师安排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

我小时候性格很怯懦，也很孤僻。如果弟弟们和别人吵架，我只会把弟弟往家里拉。我自己不跟弄堂里的孩子们玩，也不让弟弟们去玩。学校里放了学，同学们在操场上踢毽子、跳橡皮筋，我却在教室里拼命做功课。因为回家还有好多事要做呢。学校里的集体活动我很少参加，班级里也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。

我读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建立了少先队组织。对“少先队”这个名称，我和同学们一样，最初感到多么新奇啊！建队那天，我很早就到了学校。我虽然没有被批准第一批入队，但是我也感到光荣。当我看到鲜红的领巾，庄严的队旗；当我听到雄壮的队歌，嘹亮的鼓号时，我的心禁不住随着鼓点咚咚地跳起来。我看到新队员们戴上红领巾，我拼命地鼓掌，鼓掌，手掌拍麻了也不知道；我的眼睛直盯着那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……

过了几个月。这一年的六月一日，我终于也光荣地被批准入队啦！爸爸知道后，省吃俭用，整整戒了一

个月的香烟，给我买了一件白衬衫，留着入队那天穿。当我戴了红领巾回家时，弟弟们争先恐后抢着要戴我的红领巾。平时，我什么事都依他们，可这件事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肯。那时候，我的个子长得快和爸爸差不多高了，但我还是象个小孩似的死死地护着胸前的红领巾。

不多久，晴天霹雳，爸爸的心绞痛病突然发作，在一个晚上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出殡那天，我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是两个最小的弟弟还在打架呢。邻居们都在暗暗流泪，“唉，可怜的孩子，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……”

爸爸死后，舅舅抚养我们。政府给我们补助，学校给我们免费。舅舅想法子，在他家附近给我们找了一间空房子，接我们过去住。

我要转学了，舅舅又忙着给我联系新学校。

那天，舅舅从学校回来，乐呵呵的，朝着我直笑，说：“贵春呀，你好运气！你遇到一个好老师，一群好同学啦！”

我还来不及问，舅舅就兴致勃勃地说开了，

“刚才，我到学校去联系，碰到了你的老师，也是你们中队的辅导员，姓丁，叫丁妤。她的面孔挺象你，年轻极啦，粗粗一看，简直象你的姐姐。她对你的情况全了解，什么‘七岁死妈，十三岁死爹’，什么‘四个弟弟，

阿三头最调皮’，连你‘胆小喜欢哭’，她也知道啦！你知道她是怎么了解到的？起初我也挺纳闷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都是她班级里的‘小侦察兵’帮她‘侦察’到的！

“这些‘小侦察兵’我看到啦，都将是你的同学。我走过你们教室的时候，他们围住我，亲热极了。一个小同学还特地从办公室搬来了一把大椅子请我坐。这个说，王贵春要转学的消息是他们小队探听到的；那个说，王贵春编在他们小队是他们向老师要求的……有的怕我不听，还直拉我的手呢。

“一个女孩——是他们的小队长——把一张纸递给我看，说，他们为了讨论你的事，专门开了紧急小队会，订出了‘小队计划’：帮你布置新房子，帮你温课，帮你带弟弟，帮你做家务……内容多着呢。我敢说，大人也没想得这么周到！他们硬要我提意见，我哪里提得出？最后我只得说，‘咱贵春胆小怕事，你们要多帮助她。’嘿，那个小队长还真的认认真真记了下来。

“丁老师送我出来的时候告诉我，这是他们中队里的一个小队，叫铁，铁什么小队，小队里的事都由他们自己动脑筋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解决……反正，好极了！你上了学就知道啦！”

多么新鲜啊！我心里痒痒的，我的这些未来的小伙伴，将是什么样儿的呢？



## 二

不等上学，在搬家那天，我就见到了他们。

我坐在卡车上，老远的，就看见一个小个子男生，在舅舅家的弄堂口张望。他一看见我们的卡车，高兴得直蹦，张开手朝弄堂里跑，还大声喊着：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

我们的卡车还没停，弄堂里一下子冲出七八个同学来，一色的红领巾，象一束束火苗直往我们面前扑。卡车一停，他们蜂拥而上，你抢我夺地搬起东西来。那小个子同学一只手提了只网线袋，另一只手拎只小木桶，拔脚就走，刚走两步，看见旁边有一叠书，又拿起来往胳肢窝里挟，似乎搬得越多越光荣，只恨自己少生了一只手。他唯恐落在别人后面，飞快地跑，一路跑一路书本噼哩啪啦往下掉。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同学正捧着一叠瓷碗，象杂技演员顶碗踩钢丝那样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嘴里不停地叫：“当心！当心！”忽然，他看见地上的几本书，忙喊：“喂，走路慢点，别象‘神行太保’！”

这时，一个短小精悍的女同学刚搬完一个包裹从屋里出来，瞧见地上一摊书，朝小个子同学摆摆手说：“我来，我来，”说着，捡起书拍了拍，又找了根绳子捆



好，提在手里；她看见旁边有个煤球筐，便对站在一边的另一个女同学说：“来，我们抬进去！”

那女同学长得很好看，白皮肤，黑眼睛，一对弯弯的眉毛象画上去的，远远一看，活象个“白雪公主”。她好象没有听见喊声，随手拿起一个破包袱。可是，包袱仿佛挺烫手，她的手猛地缩了回来。她偷眼瞧了瞧那只漆黑的煤球筐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皱着眉头伸出两个手指尖，捏着捆包袱的一根绳头，匆匆走了。我一看，真好笑，包袱里原来包着弟弟的几块尿布。这女同学真怕脏！

那只煤球筐一时没人抬，我走过去不声不响地扛起就走。

人多力量大，只一会儿工夫，卡车上的东西就搬完了。

我走进屋一看，啊，简直成新房子啦！屋子虽然破旧，但粉刷得雪白雪白，有点儿耀眼睛呢。水泥地刚抹好，连小阁楼的楼底板也糊上了一层花纸头。墙壁正中贴着一张新画——一个可爱的男孩抱着和平鸽，下面写着五个字：“我们爱和平”。

舅舅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些都是你同学帮着收拾的，多利索！——咦，他们人呢？”这时，我也发现屋里一个同学也没有，他们都躲在门外呢。那小个子同学正朝里面探脑袋，看见我们又连忙缩回去。

舅舅向他们招手：“进来，快进来！”

我跟着悄悄朝门外瞥了一眼。

门外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，他们大概在相互推搡。

弟弟阿三头跑到门外，调皮地喊：“姐姐，他们怕难为情，不敢进来呢！”

“去！谁怕难为情！”只听外面有人说。突然，那个矮小的女同学从门边霍地站出来，往两边招了招手说，“走，进去！”说着，领头大步走进来。

呼地一下，门外的同学一下子都涌了进来。

我慌乱得手脚不知往哪儿搁，眼睛尽瞧着地上，羞怯得不敢抬起头来。这么多同学上我家，还是第一次呢。

刚才在门外还象小喜鹊一样，叽叽喳喳的，一进屋，都变成“哑巴”啦！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，都不作声。那个矮小的女同学一个劲儿朝大家使眼色，意思说，“你们快说呀！”

我垂着头只顾瞧自己的脚尖。

多么尴尬的场面啊！

后来，还是阿三头帮了我们的忙。他瞧见小个子同学裤子后面的口袋鼓鼓囊囊的，指着问：

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

小个子同学正愁没人和他搭话呢！他连忙往裤子两边的口袋里掏——唯恐别人不要他的东西，将玻璃弹子呀，香烟牌子呀，木头七巧板呀掏出来摊了一桌子。他慷慨地说：“你要，都送给你！”

“不，是这个！”阿三头摸了摸他屁股后面凸凸的东西。

阿三头没礼貌，怎么能向人家要东西？我想拖住他，但踌躇着，没伸出手。

“噢——”小个子同学搔了搔脑袋，忙把东西摸出来，原来是巴掌大小的一把小刨子！

阿三头拿在手里不肯放下。

“你要，……”小个子同学顿了顿，咽了口唾沫，留恋地看了小刨子一眼，硬着头皮说，“你要，我送，送给你”

阿三头真的厚着脸皮拿在手里。真不懂事！我虎着脸，一把从他手里夺过小刨子，放在桌子上。

阿三头眨眨眼睛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小个子同学忙把小刨子往阿三头手里塞：“给你！给你！我有，我还有……”

这下，矮小的女同学找到了话题，立刻插上来说：“拿着，他还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东西呢！”说着，瞧了我一眼说，“他叫陈振义，又叫小义子，还叫小木匠！”她顿了顿又说，“我叫傅励，师傅的傅，鼓励的励。”

“她是我们的副队长！”小义子乘机补充，又指着旁边那个好看的女同学向我介绍，“她叫马丽丽，一匹马的马，美丽的丽。丽丽就是美丽加美丽——我们的副队长！”

我暗暗瞅了她俩一眼，手臂上都别着鲜红的“一条杠”。

“我叫徐光达！”

“我叫赵小明！”

“我叫……”

象机关枪一样，一下子又报了好几个名字。我还没有  
不及看清他们的脸，阿三头已经抢着替我介绍了介绍。

“姐姐叫王贵春！我叫王贵秋，也叫阿三头！”大家哄地笑了，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

“咦，罗品厦呢？”小义子忽然发现少个人，东张西望。

我回头一看，那个捧碗的文质彬彬的男同学正躲在门角落里，翻阅我的几本小人书呢。

小义子将他拖到我面前，跷起大拇指说：“是我们小队，不，我们中队里大名鼎鼎的‘智多星’——罗品厦！”

罗品厦象个小姑娘似的，红着脸推了小义子一下。

舅舅也高兴得直摸胡子茬，招呼着：“坐，坐，大家坐呀！”

这时，傅励神秘地朝大家眨眨眼睛，象变戏法一样，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铅笔盒来，送到我手里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给你！”

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象约好似的轰地一下子跑了个精光！傅励跑到门口，回头朝我大声喊：

“明天，我们在学校等你！”

多么突然啊！我懵里懵懂地注视着手里的铅笔

盒，崭新崭新，闪亮的油漆盒盖上画着一个在队旗下敬礼的少先队员，里面还有一张折得象燕子形状的纸条。我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亲爱的王贵春同学：

你家里的一切情况我们都“侦察”到啦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我们小队的一员了。这个铅笔盒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件小小礼物。请收下吧！

此致

少先队的敬礼！

铁木儿小队全体队员

阿三头见我捧着铅笔盒愣愣地站着，问：“姐姐，这是他们送给你的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他们为什么要送给你呢？”阿三头疑惑地望着小义子留下的一大堆东西说，“姐姐，我们刚搬来，还不认识他们呢！”

弟弟天真的话猛地拨动了我的心弦。我禁不住追出屋，在门口望了好久好久；不知不觉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……

### 三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洗得干干净净，又在被褥下压了整整一夜的红领巾端端正正戴在脖子上，准备上学去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啦！

拐出弄堂，这一带仅有的一幢小洋房展现在我面前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学校。听舅舅说，从前这儿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，专门关押革命者；那时，一到晚上谁也不敢去。现在成了我们学习的地方啦！看，尖尖的房顶上竖着一根洁白的旗杆，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。

我还没走到校门口，傅励就朝我飞奔而来。她今天象个小运动员，冬天还没过去，棉袄已经脱下，穿一件鹅黄的绒线衣，胸前还绣着一条大帆船；红扑扑的脸，个子虽然没我肩膀高，但生气勃勃，显得很精神！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：

“我们都在等你呢！”

我一看，真的，小队里的伙伴都等在校门口。

他们象接待一位客人，前呼后拥，把我拥到了办公室。

过去，在老学校里，我一学期很少进办公室，现在



刚到新学校，我怎么敢随便进去呢？因此，还没到办公室门口，我的脚步就渐渐慢下来。

不知谁朝办公室喊了一声：“丁老师，新同学来啦！”

“在哪儿？让我瞧瞧！”

突然，我们背后响起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——丁老师刚从外面进来呢。大家立刻拥上去。

我悄悄望去，啊，丁老师多年轻呀，咋一看见还以为是个中学生哩。她穿一件合身的灰布列宁装，颜色已经洗得发白，雪白的衬衫领翻在外面，头上两根小刷子一样的短辫，衬着一张白皙的脸，显得十分俏丽。

丁老师亲热地抚着我的肩膀，拉我走进办公室。

办公室三面都是玻璃窗，里面撒满了金色的阳光。老师们都在做上课的准备工作。

“哎哎，”丁老师拍了两下手，摸着我的头对老师们说，“这就是新转到我班级里的王贵春同学！”

老师们一齐看着我。我臊得只管低头揉搓自己的衣角。

丁老师仔细端详了我一会，忽然搂住我的肩，和我头靠头地站着，微笑着向老师们说：

“你们看，她是班级里最大的一个，我是办公室里最小的一个，我们俩象不象姐妹俩？”